

豫

章

叢

書

第二冊

豫章詩話卷三

明 秦和 郭子章 相奎 著

晏殊字同叔祖塲官江西居筠父延昌徙臨川七歲
善屬文張知白薦之試神童科除正字置之秘閣從
陳彭年學爲西京留守范仲淹孔道輔歐陽修一時
名士多出其門王旦曰劉筠宋綬晏殊屬文有貞元
元和風格天聖中大拜謚元獻子叔原

晏幾道字叔原其詞在諸名勝中獨可迫逼花間高
處或過之其人雖縱弛不羈而不苟求進尙氣磊落
未可貶也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爲

世所賞有小山集一卷山谷序曰晏叔原臨淄公之
莫子也磊瑰權奇疎于顧忌文章翰墨自立規模常
欲軒輊人而不受世之輕重諸公雖愛之而又以不
謹望之遂陸沉于下位平生潛心六藝玩思百家持
論甚高未嘗及治世余嘗怪而問焉曰我樂躡勃窣
猶獲罪于諸公憤而吐之是睡人面也乃獨嬉弄于
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句法精壯頗挫能動搖人心
士大夫傳之以爲有臨淄之風

晏元獻公爲京兆辟張子野爲通判新納侍兒公甚
屬意子野詩詞公雅重之每張來卽令侍兒出觴往

往歌子野所爲詞其後王夫人寢不容公卽出之一
日子野至公與之飲子野作碧牡丹詞令營妓歌之
有云望極藍橋阻暮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之句公
聞之慙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亟命于宅庫
支錢若干復取前所出侍兒既來夫人亦無復誰何

也道山先生清話

晏同叔寓意詩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
假中示判官詩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集句若靜尋啄木藏身處閑見游絲到地時樓臺冷
落收燈夜門巷蕭條掃雪天已定復搖春水色似紅

如白海棠花之類皆佳句也

德安夏竦字子喬宋仁宗朝舉制科有老宦者曰賢
良他日必大用以吳綾手巾乞詩公題曰殿上袞衣
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
墀日未斜楊徽之見而嘆曰真宰相器也初除館職
時早秋上在拱宸殿按舞命中使索新詞公立進喜
遷鶯雲霞散綺月沉鉤簾捲未央樓夜涼河漢截天
流宮闕鎖新秋瑤階曙金莖露鳳髓香和雲霧三千
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梁州上大悅知南京二詩寄執
政云造化平分荷大鈞腰間新佩玉麒麟南湖小住

栽桃李擬狎沙禽過十春海雁橋邊春水深畧無塵
土到花陰忘機不取人知否自有江鷗信此心徒西
都以青雀寄諫院張昇云弱羽傷弓尙未完孤飛誰
敢擬鴛鴦明珠自有千金價莫與遊人作彈丸明尹
文和瑣錄云夏鄭公在朝數被御史糾劾疑承時
宰風旨作青雀詩云青雀孤飛毛羽單屢遭豈敢碍
鷓鴣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爲他人作彈丸語微不同
夏初封英公改鄭公謚文莊

夏文莊守安陸宋莒公兄弟尙皆布衣文莊異待之
命作落花詩莒公曰漢臯珮解臨江失金谷樓危到

地香子京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是
歲詔下兄弟皆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米
須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非所及
然亦須登巖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聞莒公
登庸以別紙賀曰昔年安陸已識台光蓋謂是也

晏元獻晚歲有詩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
如人其後元厚之作執政參知政事一日奏事差誤
神宗顧謂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乞退遂用元獻語
作乞致仕表云少之燭武尙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
忘事神宗讀表至此憐其意而留之歐陽文忠公謝

致仕表云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于君軒而曳尾之
龜涵養未離于靈沼元厚之後作致仕表云踰踰退
舞敢忘舜帝之笙鏞蒿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又
謝致仕表云冥鴻雖遠正依天宇之高華微藿雖傾
尚遡日華之明潤

夏英公辭奉使表畧云頃歲先人沒于行陳春初母
氏始棄遺孤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帖忍
聞禁昧之音不拜單于用鄭衆事而上林謂夷樂曰
禁昧此生事對執事格也後永叔作歸田錄改云義
不戴天難下窮廬之拜情深陟帖忍聞夷樂之聲夏

英公免起復奉使表世以爲工然其間一聯王姬築館接仇之禮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亦佳不

減前一聯也

王鉅四六話

吹劍錄載宋范文正守饒喜妓籍一小鬟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托春風幹當來介買送公考青箱雜記曰王衍曰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以范公而不能免慧遠曰順境如磁石遇鍼不覺合而爲一處無情之物尙爾况我終日在情裏做活計耶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淵明作閒情賦蓋尤物能移人情蕩

則難反故防閑之

豫章李常公擇爲六客堂吳興張子野所賦詞卒章云也應傍有老人星蓋以自謂是時年八十餘矣歐陽集有張子野墓誌死于寶元中者乃博州人名姓字偶皆同非吳中之子野也古今詩話云客有謂張子野曰人皆謂公爲張三中卽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爲張三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嫩起簾櫳捲花影柳徑無塵飛絮過無影此余生平所得意也又高齋詩話云子野嘗有詩云浮雲斷處見山影又長短句雲破月來花弄影又

云隔牆送過秋千影並膾炙人口世謂張三影茗溪
漁隱云味二說當以古今詩話所載三影爲勝

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閒人玉顏自古爲身
累肉食何人與國謀士子類能誦之而未睹其全篇
乃六一公詩也唐崇徽公主手痕詩故鄉飛鳥尙啁
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塚埋魂知不返翠岷遺迹爲
誰留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行路至今
空嘆息巖花野艸自春秌又會老堂口號詩欲知盛
席纔苟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
明月兩閒人紅芳已過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好

景難逢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

六一公雖在朝而不忘山林下直詩宮柳街槐綠末
齊春雲不解宿雲低輕寒漠漠侵駝褐小雨班班作
燕泥報國無功嗟已老歸田有約一何稽終當自駕
柴車去獨結茆廬潁水西早朝感事詩疎星半落曉
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玉勒當門隨仗入牙牌立殿
報班齊羽儀雖接駕兼驚野性終存鹿與麋笑殺汝
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一日終當自駕柴車去
一曰野性終存鹿與麋士大夫立朝何可無此風味
慶曆中歐陽公謫守滁州有琅琊幽谷山川奇麗鳴

泉飛瀑聲若環珮公臨登忘歸僧智仙作亭其上公刻石爲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聞而往遊其山水秀絕以琴寫其聲爲醉翁吟蓋宮聲三疊復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再爲醉翁引以叙其事然調不主聲爲知琴者所惜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亦歿其後廬山道人崔閑遵客也妙于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于東坡以補其缺遂爲音中絕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琅然清圓誰彈向空山無言惟名醉翁知青天明月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

第二疊泛聲同此

醉翁吟咏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莫怨山有
時而同巔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翁今飛仙此
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弦方其補詞閑爲弦其聲
東坡所爲詞頃刻而就無一點竄遵之子爲比丘號
本覺真禪師東坡居士書以與之云二水同器有不
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信手彈榮而與泉合
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

歐公詩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俗謂之
折句盧贊元雪詩想行客過梅橋滑免老農憂麥隴
乾效此格也

歐陽公與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
自皇后貴妃以下諸闈皆有是時溫成薨未久詞臣
闕而不進仁宗語近侍曰詞臣觀望溫成獨無有色
甚不懌諸公聞之皇駭禹玉忠文倉卒作不成公徐
云某有一首但寫進本時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牋自
錄其詩云忽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閒花下
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既進上大喜禹玉捐
公背曰君文章真是含香九子也

永叔送劉原甫出守永興詩云酌君以荊州魚枕之
蕉贈君以宣城鼠鬚之管酒如長虹飲滄海筆若駿

馬馳平坂黃魯直送王郎者詩云酌君以蒲城桑落
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黔川點漆之墨
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酒澆胸中之磊落菊制短世
之頽齡墨以傳千古文章之印歌以寫從來兄弟之
情鮑照行路難奉君金卮之美酒瑋珣玉匣之彫琴
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醉翁山谷語本
此而更加藻潤

臨江王欽若字定國少時夜視天文有紫微字朱祥
符中拜相以故相守杭有一老尉蒼顏華髮乃同年
生也公憐之薦於朝特改京秩尉詩謝云當年同試

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時君作相東皇元
沒兩般風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宋熙寧中拜相取筆題憲云
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后致仕居金陵
白下門外遊鍾山憇法雲寺是日正當霜雪虛窻松
竹皆如詩中之景公憮然

漫叟詩話荆公歸林後詩精深華妙非少作之比嘗
作晚歲詩云月映林塘靜風寒咲語涼俯窺伶淨綠
小立佇幽香攜幼尋新藥扶衰上野航延緣久未已
歲晚惜流光自以比謝靈運議者亦以爲然張浮休

評王介甫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執着而會
不可得黃魯直謂荆公之詩莫年方妙然格高而體
下

荆公字說成以爲可亞六經作詩云鼎湖龍去字書
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目漫將糟粕汗
修門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人
漫譽瓠豈能令鬼哭黃昏蓋蒼頡四目其制字成天
雨粟鬼夜哭漫頡之句言知者少也

荆公進字說表曰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爲聲聲
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爲言述以爲字字雖人之所

制本實出于自然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表曲直耦重交折反缺側仄自然之形也發歛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卽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臣頃御燕閒親承訓勅抱病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冒浼退復自力用忘疾憊咨諏

討論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

王荆公咏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着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爲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饒竦宋熙寧中舉進士下第以詩投荆公云又還垂翅下青霄歸指臨川去路遙二畝荒田都賣却要錢
準備納青苗

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
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
以麩代犧牲者何殊羅大經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
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
數魚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
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
道破至十月入我牀下方言是蟋蟀非深于文章者
能之乎然是詩乃周公作其超妙宜矣荆公絕句云
昏黑投林曉吏驚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

暖事外還能見鳥情蓋祖此法

荆公時鸞祠廟豫章人嘗于孺子亭前賣酒劉潛夫
題詩云孺子亭前挿酒旗遊人那解薦江籬白鷗欲
下還飛起曾見當年解榻時帥聞之亟命住賣

或問荆公云編四家詩杜甫第一李白第四豈白不
逮甫耶公曰白詩豪放人固莫及然格止此而已不
知變也甫則悲懽窮泰發歛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
可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駢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
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汎駕之馬者有寂泊
閒靜如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其

緒密而思深光掩前人後來無繼或曰唐人之呼何以李加杜公侯曰名姓先後之呼豈足以優劣人漢有李固杜喬世號李杜李膺杜密亦語李杜當時甫白復以能詩齊名因亦語李杜取其稱呼便耳退之詩有曰李杜文章在又曰昔年嘗讀李白杜甫詩則李在杜先若曰遠追甫白感至誠又曰少陵無人謫仙妃則李居杜後如此則孰爲優劣如今人呼姓則語班馬呼名則語遷固白居易先與元稹同時唱和人號元白後與劉禹錫唱和則語劉白居易之才豈真下二子哉若曰王楊盧駱楊炯固嘗自言余愧在

盧前恥居王後益知稱呼前後不足以優劣人也晉
王導嘗戲諸葛恢云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何耶恢答
曰譬言驪馬豈驪勝馬或又曰評詩者謂甫期白太
過反爲白所誚公曰不然甫贈白詩云清新庾開府
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昭而已又云李侯有佳
句往往似陰鏗又在庾鮑下矣飯顆之嘲一時戲劇
之談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

客有誦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荆公云未若細雨夢
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又細雨濕流光

荆公使對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季孫對

之以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公大咲

舒王詩云投老歸來供奉班塵埃無復見鍾山何須
更待黃梁熟始信人間是夢間又云黃梁欲熟且流
連謾道春歸莫悵然蝴蝶豈能知夢事蓬蓬先墮晚
花前又云客舍黃梁今始熟烏殘紅柿昔分甘蓋三
用黃梁而意義皆妙

荆公日記云立春日悉剪綵爲燕子以戴之故歐永
叔云不驚樹裏禽初變其喜釵頭燕已來鄭毅夫云
漢闥闥簪雙綵燕併知春色上釵頭皆春日貼子詩
也

王荆公詩曰紅梁無葉庇華身黃菊分香委路塵
晚蒼宮纔自保日高青女尙橫陳又云木落岡巒因
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山谷曰自獻橫陳事見相如
賦楞嚴經亦曰於橫陳處味如嚼蠟

荆公女吳安持之妻工詩嘗寄荆公曰西風不入小
窻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日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
看黃花和日青燈一點映窻紗好讀楞嚴莫念家罷
了諸緣如幻事世間唯有妙蓮花

荆公宅乃謝安所居地有謝公墩公賦詩曰我名公
姓偶相同我宅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

墩姓尙隨公此詩是戲題評者謂與死人爭地界刻矣

王荆公初爲參政因黃晏元獻小詞曰爲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耳其事業豈止如是呂吉甫爲館職亦在坐曰爲政必先放鄭聲况自爲之耶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自是與平甫相失

東坡遊廬山至東林作二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它日如何舉似人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

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東坡云爲我周旋寧作我一句只是難對時王平甫
在坐應聲云只消道因郎憔悴却羞郎寇萊公在中
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月如天上月未有以對會楊大
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對曰眼中人似面前
人

東坡嘗云黃魯直詩如螿蟬江瑤柱格韻高絕盤殮
盡廢然不可多食張芝叟云蘇子瞻詩如武庫乍開
干戈森然不覺令人神懣子細檢點不無利鈍然則
蘇黃之詩在當時未能純然無議芸叟又云永叔詩

如春服既成春酒既醴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
如空中有聲相中有色欲有着曾不可得則蘇黃直
須讓歐王一着

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惟荆公東坡山谷
知之荆公云舍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鶯黃裊裊垂山
谷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荆公又云
纒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

冷齋
夜話

王介甫詩云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疎惠
洪謂多字當作親字蓋欲以少對密疎對親江朝宗
謂惠洪不曉古人句格此一聯以密對疎以多對少

正交股用之所謂踐對也

詩經

東坡言春秋書作北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
國家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不知青苗
非始于王荆公也唐代宗廣德二年七月稅天下青
苗錢以給百官俸則始自唐矣唐人作青苗詩不一
而足豈東坡未之見耶
朗陵陳晦伯博極羣書載東
坡語詆荆公豈亦未讀唐史唐詩耶

蘇子由謫高安雲安時時相過有聽禪師亦蜀人一
夕雲安夢同子由聰迺五祖戒禪師既覺語子由聰
亦至子由方與洞山說夢子今來同說夢乎聰曰夜

來夢吾三人迎戒和尙子由曰世間果有同夢者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喜出城而坡至則以語坡坡曰軾七八歲常夢是僧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托宿及謫英州雲遣書至南昌坡引紙大書曰戒和尙又錯脫也後監玉局觀作偈答南華長老曰惡業相纏四十年常行八棒十三禪却着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

王荆公臨川靈谷詩序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輩程之文章棟栳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家魑魅之穴與夫仙人

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慝和清之氣盤礴
委積于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
王荆公一日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貢父應聲曰
四詩風雅頌公拊髀曰天造地設也

東坡送吉守江公著奉親官舍常有擇得郡江南差
可喜白粲連檣一萬艘紅粧執樂三千指簿書期會
得餘閑亦念人生行樂耳吾吉舟楫連泊十餘里半
係稻航至今猶然第紅粧之風殊大不稱特借來作
對語耳

宋咸平中上作歌一首賜學士陳彭年因謂向敏中

等曰頃命學士罕曾賜歌詩因曰彭年詞學優長擢居清近久益謹密多聞文學鮮有借者敏中曰彭年全才也豈止于文雅雍容而已至如忝酌時務詳求物理皆出人意表上然之彭年豫章人

馮京式之子也既登第第一初娶富弼女再娶晏殊女故曰兩娶相國女三魁天下儒京後亦執政晏元獻又一女適富弼則范文正所舉者此翁婿俱相也唐韓滉女適楊於陵張嘉貞女適郭元振張延賞女適韋臯韋執誼女適杜黃裳同時爲相宋薛奎謚簡肅長女適歐陽修次適王拱辰李文靖女適王曾我

明岳正女適李京陽一見之

薛簡肅長女適政公次適王拱辰後歐公再娶小姪
故有舊女婿爲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

白稹宋眞宗朝爲饒州判官時丁謂爲宰相稹以片紙
假五銖晉公曰榜下新婚京國富室豈無半千質物
邪懼吾撓之耳答以詩云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機
關子大乖五百青蚨兩家缺赤紅崖打白紅崖

洪皓字光弼鄱陽人政和中進士初爲寧海簿攝令
事獨貧弱四千八百戶稅縣境荷花批實竹絲有連
理之瑞建三瑞堂已而子适以貳車行縣題詩云久

矣馳魂夢今登三瑞堂故山有喬木近事話甘棠洪邁字景廬官至內翰謚文敏號容齋作容齋五筆合四十七卷皓子迺迺並中詞科當時語曰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相望三陪鳳閣之遊人以爲忠義之報

宋紹興辛巳金亮既誅葛王卽位使來修好洪景廬往報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廬不可於是肩驛門絕供饋使人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頃嘗從忠宣公學陽吐情實令勿

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線路乃佳景盧等懼留不得
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盧素有風疾頭常微
掉時人爲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
秋傳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洪光弼有寄子詩大學何蕃久不歸十年甘旨誤庭
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信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
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
賦式微

洪景盧有王龜齡王嘉叟木蘊之同過小園用郡圃
植花韻節到中秋暖尙賒東風隨處起芳華自慚鬢

翳松三徑相對蕭蕭馬五花老去醉鄉爲日月年來
痼疾在烟霞午橋別墅歸公手早定淮西取白麻
繆瑜工詩劉后村云余初策仕江西有繆瑜袖詩來
訪調官一聯云有客去遊丞相宅無人來問孝廉船
有崆峒集行世

陸九淵字子靜宋乾道中登第呂東萊識其文于數
千人中謂曰一見高文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居貴
溪之象山教授生徒數十百人初讀書至宇宙字曰
宇宙事卽已分內事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與晦庵同饒東萊于鵞湖作詩云涓流積至滄海水

拳石崇成泰華岑簡易工夫終人大支離事業竟浮
沉卒謚文安明趙東山訪贊曰儒者曰其學似禪佛
者曰我法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陸象山家于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
家聽命焉年選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
或主出納或主厨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給一歲之
食家人計口授飯自辦蔬肉賓至則卮酒杯羹久留
不厭晨興率子弟致恭祠堂聚揖于廳擊鼓三疊子
弟一人唱云聽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情必
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

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

遠天命定定定

崔林
玉露

毛維贍字國鎮以詩鳴與趙清獻同里相得爲山林
之樂宋元豐中出守筠州政平訟理時蘇頌演謫筠
州監酒相與倡和有鳳山八咏山房卽事十絕蘇詩
云共喜新茗酒味醑官居休暇不須旬政成境內棠
陰合訟息亭中艸色新不惜半刀時一割已因颺風
發千鈞歲成誰與公書考豈獨江南第一人

崇仁羅黠字春伯號此庵宋淳熙中官侍講除浙西
提舉楊誠齋詩云山嶽動搖增意氣詔書宣布舞羣

黎官至樞密諡文恭明吉水羅洪先號念庵官論德
諡文恭二羅同諡人品亦相似

點從弟鑑字正仲亦能詩有磬沼集一卷磬沼者爲
池因地曲折如磬然

羅之紀字國張號筠心居士瑞陽人宋孝宗朝攝邑
雲夢因見雪壓庭竹賦詩云吾道非邪真可恥此君
豈是折腰人棄官歸遇方士授丹經修養法葺一室
高以子午靜逸成趣有易傳三卷文集二十卷

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
卿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

半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
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
螺頭新嬾臂龜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
笑

周必大字子充初字洪道紹興中中博學宏詞科公
在朝苑九年有詩云綠槐夾道集昏鴉勅使傳宣待
賜茶歸到玉堂清不寐月鉤初上紫薇花嘗言六十
四卦惟謙六爻皆吉又誦夫子其恕乎一語故平生
處已以謙待物以恕退居十五年自號平園老叟築
室名曰玉和公自序云和氣謂之玉燭方今賢和朝

物和野使曠然一叟得佚老於和氣之內淳熙中拜
右相封益公

益公寄胡邦衡詩鴟閣行看迎太宰象筮應記講庖
人住公在講筵講周禮至庖人而請去

慶元間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益
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
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闢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
門外有日共曠望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摩
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
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

晉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傳貽
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爲圖誠齋題云平
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
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厥後誠齋伯子
長孺端平初累辭召命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
八十雲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攜茶袖詩
訪伯子其詩云褰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
泓穎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千
恨興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茗
奴來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塗回直到荒林意盛哉

籬菊苞時披宿霧木犀香裡絕纖埃錦心繡口垂金
蘸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得出
巢來其風味庶幾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士工文尤
精攷訂有宋朝新舊官制考行于世以隱逸召爲秘
閣校勘羅竹谷送以詩云秦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
在見何遲老于尚父投竿日少似轅生對策時怨雀
驚猿辭舊隱鞭鸞笞鳳總新知早陳經國平邊策歸
領雲巢舊住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大社令奉祠而歸
年九十乃終

周益公歸休尹直卿以詩賀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

歸田去作潁昌遊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

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雀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嘆曰好一個宰相但恐福薄爾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傍徐奏曰官家所嘆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爲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爲太平宰相與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閑之福十有餘年

楊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私杜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因跪請教

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至完陳瑩中
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晚
年退休愴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鱗請劔以忠鯁南遷
幸遇時平主聖老矣不獲遂所願矣立朝時論諫挺
挺如乞用張浚配享言朱熹不當與唐仲友同罷論
儲君監國皆天下大事高宗嘗曰楊萬里直不中律
孝宗亦曰楊萬里有性氣故其自贊云禹曰也有性
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聖玉音不用千秋史筆

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上老
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纒三四人徐囊擘贈詩

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
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
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
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于優游毋決于遁思則
區區者猶有望于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回
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
地爲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
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楊伯子長孺號東山清節高文趾美克肖其帥番禺
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

年枉了鬢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緒都不要
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得泊歸舟
江水依依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欲帶志來
休蓋昔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
而投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山不請供給錢
以忤豪貴劾去作詩貽羅竹谷云與世長多忤持身
轉覺孤蚩緣新齒舌收拾老頭顱我已謫瀧吏君誰
誦子虛同歸燈火讀家裡石渠書時竹谷與之同入
閩故也陳膚仲作玉壺水朱絲絃二詩送之林自和
送行詩云公來無琴崔公去有芒屨又有幕官詩云

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山中無菜羹真西山入對主
上問當今廉吏西山既以趙政夫爲對翌日又奏臣
昨所舉廉吏未盡如崔與之出蜀唯載歸艤之圖籍
楊長孺守閩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廉吏也紹定
元年長孺以敷文閣直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九

楊誠齋丞零陵嘗有春日絕句云梅子流酸浸齒牙
芭蕉分綠上窻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
花張紫岩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

高廟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
俊四人爲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孝宗意遂令侍從

議時字文子英等十一人以爲宜如明詔而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遭楊誠齋時爲秘書少監以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斥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勲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于是有旨再令詳議越數日上忽諭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楊萬里亦未免浮薄于是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誠齋詩云出却金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三年不識

西湖月一夜初聞南澗鐘藏室蓬山真昨戲園翁溪
友得今從若非朝士追相送何處冥鴻更有蹤又云
新晴在在野花香過雨迢迢沙路長兩度立朝今結
局一生行客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賸喜千峯入
肺腸到得前頭上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國時
詩也可謂無幾微見于顏面矣其家嗣伯子跋其論
配享書藁云覆羹真得阜羹書錦水元來勝石渠但
寶銀鈎并鐵畫何須玉帶與金魚蓋苗劉作亂時矯
陸祐詔貶竄魏公高宗在昇陽宮方暇羹左右來告
驚懼羹覆于手手爲之傷暨復辟見魏公泣數行下

舉手示公痕迹猶存左次魏和伯子詩云巖坡逢監
兩封書道院東西各付渠乾道聖人無固必是非付
與直哉魚詞意亦佳

楊誠齋詩曰天上歸來已六更固知宋事不知何有
六更也後見蟬精集云宋內五鼓絕柳鼓遍作謂之
蝦蟆更其時禁門開而百官入所謂六更也如方外
之攢點卽今之發播耳

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念月更急酒落杯中月
先入領取青天餅人來和月和天都蘸涇天旣愛酒
自古傳月不解飲真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

月猶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
詩腸風火發月入詩腸冰雪激一杯未盡詩已成誦
詩向天天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
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彷彿李太白

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迺翁畫灰教兒書嬌兒
赤斨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弊筐何有金十奴楊
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牀書錦心繡口水肌膚自綉
枯葉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
飢頗廢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縱有禪無一襦不敢
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嘉定間楊伯子爲湖州守彈

歷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爲三輔冠郡之士相與
肖象祠于學宮與工部尙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
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畢與校官諸
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畫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
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
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
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
獨樹不成林

楊邦乂宋建炎中倅建康金兵大至杜充戰敗遁去
公刺血書襟曰寧爲趙氏鬼不作他邦臣遂遇害贈

董秘閣制云懦夫愛生名不稱于沒世烈士砥節死
有重于泰山紹興中再賜田三百畝官其一子至今
祠在南京予吉人官南京者春秋俎豆比于北京之
文山祠子章官南虞部一葺之有祠記

胡澹庵乞斬秦檜得貶盧溪王廷珪以詩送之曰癡
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亦貶辰陽寺丞陳
剛中以啟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
騰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
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爲小朝廷之
謀知無不言願請尙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

車亦貶安遠軍盧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一
子扶掖上殿亦予官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
其妻削髮爲尼幸不幸不同如此吉州縣江濱有石
材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
行虜至太后驚悟卽命發舟指章貢虜果躡其後追
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寺丞南行
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功舊石材能形文母夢
還訝佞人來海市爲誰出衝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
逐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夫

胡忠簡公翰墨甚佳阜陵常問公曰卿寫字宛如卿

爲人公答曰臣幼習顏真卿字今自成一家又曰朕
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宮閣上治疊書畫因得卿紹興
戊午所上封書真本太上與朕玩味久之喜卿辭意
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
可爲後代式但其後爲秦檜之所批抹汙者朕啟太
上令工逐行裁去裝褙公封事藁有周益公楊誠齋
二公題跋在後公孫搢廣西僉憲刻于融州真仙巖
我明楊東里先生跋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比歸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云
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渴謂侍妓黎倩也

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
槩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
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

邦衡居海外二十年孝宗登極起知饒州未到任除
秘書監登南恩望海臺吟曰君恩寬逐客萬里聽歸
來未上凌煙閣先登望海臺山爲翠浪涵湖拓碧天
開目斷飛雲處終身愧老萊除工侍進解經除龍圖
學士謚忠簡孫榘

胡榘字仲方爲江西憲楊東山復書云繡衣玉斧威
惠兼施玉虹翠浪又逢賢主人也寧宗朝爲工部尙

書我明吉水胡文穆公廣濟庵齋也家藏有澹庵手
書五通作忠簡公翰墨記

胡致隆號蕭灘居士與山谷往來坐上分題賦藉云
平生冰雪交七星羅心骨豈無有絲毫上裨天子聰
而不自薦達胡爲乎泥中沉痾正無賴安得君從容
其子亦可憐風味如乃翁

廬陵胡夢旦字季昭又字季汲寶慶初元爲大理評
事應詔上書言濟邸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
應詔書聞便遠行廬陵不獨說邦衡寸心只恐孤天
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盡

清明危言在國爲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
旺江杜來詩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
論事雖小異處心應畧同有書莫焚稿無
恨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寫詩霜月中太學
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噓起廬陵
古道風言路從來天樣闊蠻荒誰使徑旁
通朝中競送長沙傅嶺表爭迎小澹翁學
館諸生空飽飯臨分憂國意何窮羅竹谷
詩云好讀牀頭易一篇盈虛消息總天然
崢嶸齒頰皆冰雪肯怕炎方有瘴煙頻寄
書回沈我愁莫言無雁到南州長相思外
加餐飯記取承君舊話頭季昭之兄子建
弟國賓皆博學能文

懷奇負氣兄弟友愛最隆不蓄私財有無盡費于朋
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挈家歸賣文以活國賓
奮然徒步從其兄于貶所國賓先沒季昭繼之端平
更化詔許歸葬贈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艸贈官
制詞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直蓋與諫鼓謗木
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
峭潔志槩激壯絲尉廷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
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開塗胥口訪事瀧頭
曾無幾微見于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于
遠謫之餘孝祖能拔銓于投荒之後撫今懷往魂不

可招淙霧墮焉悲悔何及陟階員外仍官厥子用旌
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吾豫章文集自東漢海西令南昌程曾著書百餘篇
始嗣後南昌唐檀著書二十八篇號唐子晉御史大
夫南昌熊遠有集十二卷長沙公陶侃集二卷沙門
釋慧遠集十二卷柴桑令劉遺民集五卷徵士陶潛
集二十卷處士雷次宗集三十卷毛詩序義二卷陳
陶集十卷施肩吾集十卷鄭谷集四卷盧肇賦六卷
晏丞相殊臨川集二百四十卷歐公全集一百五十
卷別集二十卷王荆公集一百卷後集八十卷王元

澤集三十四卷夏文莊公集一百卷曾子固集五十卷黃山谷南昌集九十一卷豫章集八十卷劉公是集七十五卷劉公非集六十卷李泰伯退居類藁三十九卷曾子開曲阜集一百四十四卷陸象山集三十二卷施正憲集七十卷清江三孔集四十卷周益公集二百卷楊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胡澹庵集七十八卷文信國公集十六卷謝弋陽集十六卷洪适文忠公盤洲集八十卷洪遵文安公小隱集七十卷洪容齋隨筆七十四卷羅泌路史四十七卷至于宋則極盛矣我明台司鼎甲視宋尤盛而文集百卷如

晏歐王黃夏周楊諸公豈可多見哉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于廬陵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歐門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永叔介甫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皜皜不可尙已至于詩則山谷倡之自爲一家並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苞舍欲無外揆扶欲無祕體製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于世若此者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

筠州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監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爲榮故名來蘇嗚呼當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爲光華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壓筍斜出者是也

廬陵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人骨一介不取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禮部竟不第自號就齋嘗訪誠齋于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花香邊踏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鷗

鷺如相問爲報春吟費窮煤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
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爲
君王寸寸絲司馬要爲元祐起西樞政坐壽皇知苦
辭君命鷺凡子清對梅花吏與誰夢繞師門三稽首
起敲冰硯訴相思誠齋擊節又送永豐汪令詩云錦
纜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來薦鷺臚驚動袞龍衣歲
晚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霏頗
有少陵意態他如露溼看花脚鷺啼欲曉山春消千
嶂雪清逼五湖秋等句皆佳

彭元忠瀆熙中爲司戶楊誠齋贈詩云詩入江西社

心傳肘後方木天須此士丹筆校官黃

京鏜字仲遠豫章人宋紹興中舉進士高宗謂趙師
雄曰京鏜有公輔器使金以我喪故不肯受宴樂題
詩于館云鼎湖龍去已無蹤三遣行人意則同凶禮
強更爲吉禮夷風終不變華風假令耳與笙鏞末只
願身甘鼎鏜中已辦滯留期必得不能築館汴江東
使還上曰京鏜今之毛遂也有樂府一卷自號松坡
居士有集七卷與何浩劉德秀胡紘專主僞學之禁
宋寧宗慶元中拜右相附侂冑驅汝愚

劉沆吉州永新人少儻任氣作述懷詩云虎生三

歲便窺牛獵食寧能掉尾求若不去登黃閣貴便須
求伴赤城遊王拱辰榜第二人至和中拜相承新有
二相俱姓劉沈以第二人拜相于宋謚文安劉定之
以第三人拜相于明亦謚文安

劉原父治平中在兩掖一日進封皇子公主九人立
馬卻坐一揮九制文詞典雅

貢父宋神宗朝充集賢院校理著漢書誤謫倅秦州
題館壁云璧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并槐明日
扁舟滄海去却從雲氣望蓬萊王介甫愛之書于扇
劉貢父詩話云文人用事錯悞雖有缺失然不害其

美杜甫云功曹非復漢蕭何據光武謂鄧禹何不以
椽功曹又曹參嘗爲功曹云鄼侯非也按蕭何爲主
吏掾卽功曹也注在史記高祖紀貢父偶不察耳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
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
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日月也二公大笑道

清話

劉放謝表曰強弩射市溥命難逃飄瓦在前忤心不
校又曰在矢人之術惟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
甚

劉貢父與王介甫交為故舊荆公嘗戲折貢父名曰
劉放不宜一分文謂其名也貢父復戲拆荆公名曰
室女便成宕無少真是姪下交亂其如上交沒當字
荆公大慧而心術之貢父為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
次與三點衙相鄰時諸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
杯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結如此貢父
隔幙謂之曰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水耳

傅欽之作中丞彈劉仲馮一日貢父見之曰小姪何
過致煩臺評欽之慚云也只三平二滿文字貢父嘆
曰七上八下人才

孔文仲字經父宋元祐初中書舍人武仲字常父直
學士平仲字毅父爲戶部郎兄弟皆以文章名世山
谷詩云二蘇上連璧三孔分立鼎天不墜斯文俱來
集臺省

董鉞字義夫自梓漕得罪歸鄱陽過東坡于齊安曰
吾再娶柳氏三日而去官吾固不戚戚而憂柳氏亦
欣然同憂患如處富貴是難能也令家僮歌其所作
滿江紅坡次其韻結句云便知將右手把琴書雲間
宿蓋用樂天左手引妻子右手把琴書句也

劉凝之宋天聖中爲潁上令棄官歸徒居廬山之陽

歐公與公同年高其節賦廬山高以美之中有大夫壯節似君少之句朱文公守南康爲作壯節亭記蘇子由稱其水清玉潤剛廉潔不撓凜乎非今世之士張來云文章似司馬遷談而遷談無其氣節風節似疎廣受而廣受無其文學

凝之與陳舜俞養犢爲騎舜俞作騎牛歌稱凝之爲白雲老李伯時畫騎牛圖山谷拜其像賦詩云弃官清潁尾買田落星灣身在菰蒲中名滿天地間誰能四十年保此清靜退往來澗谷中神光射牛背年八十餘卒官至屯田員外郎

蕭貫新喻人少時夢至一宮殿羣女如神仙一人授
紙云此衍波牋煩賦曉寒歌援筆立成云十二堯闕
隱宮綠猷猊呀酒椒壁馥渴烏涓涓不相續轆轤欲
轉弄紅玉百刻香殘隕蓮爛五龍吐水漫寒漿紅綃
佩魚充左璫兩兩懸足瞻扶桑紅萍半規出波面回
首舩稜九霞綉鳴翰遠從天上來大劍高冠滿前殿
仙曰子詩甚有奇語異日必貴真宗祥符中試天下
如置器賦蔡齊榜登第

宋自遜字謙父南昌人號壺山詞筆絕高嘗作山溪
自述云壺山居士未老心先懶愛學道人家辦竹几

蒲團茗椀青山可買小結屋三間開一徑俯清泉修竹栽教滿客來便請隨分家常飯若肯小留遲更薄酒三杯兩盞吟詩度曲風月任招呼身外事不相關自有天公管有詞集名漁樵笛譜

信州劉燁好爲險語歐公惡之有一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劉幾也因戲曰秀才刷試官刺以朱筆橫抹之謂之紅勒帛後嘉祐中公爲御試考官試堯舜性仁賦有曰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稱賞擢爲第一唱名乃劉燁也人曰此卽劉幾易名公愕然久之

劉季孫字景文監饒州酒務時荆公爲江東提刑按酒務至鴈事見屏間小詩云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卽不問務事升車而去差攝學事由此知名後知隰州卒家無餘財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而已

溫湯溫泉不一福之城外一池頗寬源之初熱流之末溫流溢百步可以溫田膏稻非專待浴者而已廬陵大興新田二泉熱不可掬分寧毛竹山泉在驛路之側溫而不熱覆以密室往來便浴焉臨川銅山熱可烹飪其流分爲二派其陰泉常寒陽泉常沸飛霧

如烟雖雪霜無以敗其熱然諸泉皆本硫磺氣腥而
良浴者可以愈疥崇仁五峯山下有溫泉常溫能滌
人肌膚潤人顏色張無盡詩曰誰知馬上腰金客洗
去塵埃換玉顏是也浴之者百疾俱瘥多吉祥事獨
不腥者豈神僊靈丹之所沾溉後人歟至歛之黥山
第四峯有香溪泉其沸如湯其赤如朱刺史蔡邑就
立廬舍設盆二以浴病者無不瘥蓋朱砂所發見者
也好事者皆汲去澄砂以入藥經歲月而香甘宛然
清潔如故和州有二泉一無硫磺氣州官作屋其上
而屬之以浴貴客一有硫磺氣民皆就浴于中

豫章詩話卷三終

豫章詩話卷四

明 泰和 郭子章 相奎父著

文章各有體六一公爲一代冠冕亦以其事事合體
如作詩卽幾及李杜碑銘記序卽不減韓退之作五
代史卽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一洗崑體作奏議
庶幾陸宣公遊戲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
章之全者如東坡之文固不可及詩如武庫矛戟已
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
健固文章之傑然皆短于詩山谷詩騷妙于天下而

散文頗覺繁碎

國憲家猷

宋人言鱗魚多骨海棠無香曾子固不能詩子謂詩非嘲風弄月之謂也取其有關風教而已子固詩如過介甫歸偶成結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迂知者尙復然悠悠誰可語敦友義也如漁父詩智士旁觀當局迷滄浪釣叟出陳詩江頭風怒掀篷屋底事全家醉不知喻大隱也卽以詞律論如晚望詩蠻荆人事幾推移舊國興亡欲問誰鄭袖風流今已盡屈原詞賦世空悲深山大澤成千古暮雨朝雲又一時落日西樓憑檻久閑愁惟有此心知聖壽院昌山主靜軒詩一峯蕭洒背城陰碧瓦新

堂地布金花落禪衣松砌冷日臨經帙紙窗深幽棲
鳥得林中樂燕坐人存世外心應似白蓮香火社不
妨籃輿客追尋則聲與調何至作老學究而謂子固
不能詩邪文人相傾自昔已然矣

曾子固謝曆日表云臣幸備藩邸預聞告朔去親方
遠已經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嘆功名之晚以爲妙
處全在晚字東坡過海謝表云臣無毫髮之能而有
丘山之臯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而獨來蓋蕭然出
四六畦畛之外

分寧黃庶字亞夫工詩如書對聖賢爲客主竹兼風

雨似咸韶又如怪石詩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祿辟邪
眠莓苔鈎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家池館來皆奇崛
子庭堅嘗手書其宿趙屯一詩刻于星子灣跋云先
君平生刻意于詩與子美吾祖冠古之評何異亞夫
真黃氏之審言矣子大臨庭堅叔達

庭堅字魯直少警悟八歲能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
歸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僦
登第齊名東坡號蘇黃東坡薦之云瑰奇之文絕妙
當世孝友之行迥配古人初與李公擇相見于舒州
石牛洞山谷寺常遊而樂之故自號山谷道人謫涪

州別駕因號涪翁謫黔州高開元寺因有摩圍泉又號摩圍老人

謝景初字師厚宋熙豐間任司封郎中方爲長女擇對見山谷曰得婿如是足矣遂妻之山谷卒從師厚得詩法曰自從見謝公論對得濠梁

王之才妻李氏公擇妹也山谷呼爲姨母有詩云小竹扶疎大竹枯筆端真有造化爐人間俗氣一點無健婦果勝大丈夫

曾紆云山谷用樂天語作黔南詩白云雪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原山谷云雪降

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白云
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殍春來夢何處台眼到東川
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
在鄉社白云相去六千里地絕人邈然十書九不到
何以解憂顏山谷云望斷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
九不到何用一開顏紵愛之每對人口誦謂點鐵成
金也范寥云寥在宜州常問山谷山谷云庭堅少時
誦熟久而忘其爲何人詩也嘗阻兩行山偶然無事
信筆戲書爾寥以紵點鐵之語告之山谷大笑曰烏
有是理便如此點鐵

山谷高安江西道院銘高安之城豫章之別雖風氣
之未遂亦微俗之可悅故禡侯下車解牛而不割未
嘗發礪初不折缺則喟然嘆曰江西道院名不虛生
爰作新堂合陳鼓瑟有斐翰墨賓贊令丞作爲歌詩
接民頌聲昔也憂民之憂今則樂民之樂

山谷撮醉翁亭記瑞鶴仙云環滁皆山也望蔚然深
秀邴邴山也山行六七里有翼然泉上醉翁亭也翁
之意也得之心寓之酒也更野芳佳木風高石出景
無窮也太守遊也山肴野蔌酒洌泉香沸觥籌也太
守醉也諱喧眾賓歡也况宴酣之眾非絲非竹太守

樂其樂也問當時太守爲誰醉翁是也

快閣在泰和縣治東澄江之上以江山廣遠景物清華故名山谷知縣時題詩曰癡兒了却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落木千章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絃已爲佳人絕青眼聊因美酒橫萬里歸船弄長笛此心吾與白鷗盟縣又有槐安閣山谷詩曰白蟻戰酣千里血黃梁炊熟百年休功成事遂人間世欲夢槐安向此遊予邑二閣以山谷著

文山登快閣遇雨觀瀾詩一笑登臨晚江流接太虛自慚雲出岫爭訝雨隨車慷慨十圍柳周回千里魚

故園隄好在夜夢繞吾廬又將母赴嶺道西昌詩重
來鷗閣曉帆影漲新晴倚檻雲來去捲簾花送迎江
湖春汗漫歲月老崢嶸手把忘憂艸夔夔繞太清鷗
聞本山谷此心吾與白鷗盟句言也近日快閣火邑
令陳公舜仁重修好事者摘黃句落木千章天遠大
澄江一道月分明爲柱聯子意摘文句倚檻雲來去
捲簾花送迎更爲清切

山谷送秦少章從蘇公學士斑衣兒曉真自樂從師
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卽如常在郎罷前後
山云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

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類未必慰
親恩陸象山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
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
之家一簞食一瓢飲在人不堪憂之地而其子乃從
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為悔此豈
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

黃詞云斷送一生唯有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二
斷送一生唯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遂為
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更留殘不道月明人
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為留連遂

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
滿也

魯直謫宜州曰老色日上面懽情日去心今既不如
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短簾六尺牀無客日自
靜有風終夕涼

山谷在宜州其年乙酉卽崇寧四年也重九日登郡
城樓聽邊人相語今歲當慶戰取封侯因作小詞云
諸將說封侯短笛長吹獨倚樓萬事總成風雨去休
休戲馬臺南金絡頭催酒莫遲留酒似今秋勝去秋
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倚欄高歌

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

道山清話

黃相小字小德山谷子生母出于微賤故谷詩云解
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坡次韻有云名駒已汗血老
蚌空泥沙谷在黔中與王瀘州帖云小子相今年十
四骨相差屬厚又詩云小兒未可知客或許敦龐

黃大臨字元明自號寅庵庭堅之謫黔州也元明送
之故書萍鄉縣壁云兄元明自陳留山渡漢河上
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余至摩圍山掩淚握
手臨別有詩云急雪春令相並影驚風鴻雁不成行
黃叔達號知命君在黔中所作數詩附谷集中殊有

家法或云山谷潤色以成弟之名嘗與陳履常謁法
雲禪師夜歸衣白衫騎驢緣道搖頭而歌履常行于
後一市驚以爲異人明日李伯時畫以爲圖邢敦夫
作歌

黃廉字夷仲谷叔父也元祐中拜給事中議論引大
體谷詩云廊廟從來不在邊黃庭青瑣慶登賢

黃昭字晦甫谷伯父也元祐中爲閩漕召拜侍御史
谷曰伯父在家著孝友之譽立朝有忠鯁之節子友
聞友益友顏

黃友聞字聞善與橋氏兄弟杯酒相失谷有詩云身

入醉鄉無畔岸心與歡伯爲友朋更闌罵坐客星散
午過未蘇髮鬢鬢

黃友顏字顏徒作貧樂齋谷以二詩咏之其一云小
山作朋友義重子與桑香草當姬妾不須朱翠妝鳥
鳥窺凍硯星月入幽房兒報無炊米浩歌繞屋梁
黃鑑七歲不能言其祖喜其風骨之美過物誨之一
日攜至池上祖曰水馬池中走對曰遊魚波上浮後

任臺閣

山谷季妹適張叔和有詩云有齊先生之季女十年
擇對無可人箕箒埽公堂上塵家風孝友故相親一

妹適王純亮字世弼谷有詩云墨以傳千古文章之
印歌以寫一家兄弟之情江山千里俱頭白骨肉十
年終眼青一妹適李安詩亦文章士也

劉後村云黃魯直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
製之變蒐獵奇書穿穴異聞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
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宗祖

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
波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青嶂
曉檣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
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

眼冷看朝市，鬪煙波老誰能惹。得閒煩惱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卽掛冠後，因作詞送胡澹庵，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諱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游，爲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爲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爲雙井之族，乃以贖其行。呂居仁作江西傳衣詩，派圖以山谷爲祖，列陳無已。

等二十五人爲法嗣陳無已潘大臨謝無逸徐俯洪
朋洪炎林敏修林敏功王直方洪芻饒節高荷江革
李錡晁冲之潘大觀江端本李彭謝遵楊符何覲韓
子蒼夏均父僧祖可僧善權

陳師道字無己號后山居士少刻苦好學以文謁曾
鞏鞏奇之故有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句元祐
中東坡孫覺傳堯俞薦于朝授徐州教授○絕句三
首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
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里中槐杏得嘗新馬上逢
花始見春勤苦著書如作吏世間誰是最閑人○此

生精力盡于詩未歲心存力且疲不共盧王爭出手却思陶謝與同時

豫章洪氏兄弟四人其母黃魯直之妹不淑早世所爲賦毀璧者也龜父舉進士不第其季羽鴻父坐上書元符入籍終其身芻蕘皆貴而芻靖康失節貶廢羽詩不傳朋字龜父有清非集一卷芻字駒父有老圃集一卷炎字玉父有西渡集一卷劉後村曰三洪與徐師川皆豫章之甥龜父警句往往前人所未道然早卒惜不多見駒父言尤工初與龜父游梅仙觀龜父有詩卒章云願爲龍鱗嬰勿學蟬骨蛻是以直

節期乃弟矣駒父後居上坡晚節不終不特有愧于
舅氏亦有愧于長君玉父南渡後爲少蓬聞師川召
有懷駒父詩云欣逢白鶴歸華表更想黃龍出羽淵
然師川卒不能返駒父于鯨波之外玉父愛兄之道
至矣余讀而悲之

洪龜父有春風詩春風吹桃李欵然滿中園羣動不
遑息蝴蝶紛飛翻我亦感茲時步履遶林間顏色豈
不好持久良獨難置酒休其下聊復罄余歡君看桃
與李成蹊亦無言○宿范氏水閣枕水鑿疏檣雲扉
夜不扁灘聲連地籟林影亂天星人淨魚鱗躍秋高

露欲零何妨呼我友乘月與揚舫○獨步懷元中詩
淨盡西山日深行城北村瑣璫鳴佛屋薜荔上僧垣
時雨慰枵腹夕風清病魂所思渺江水誰與共忘言
廬山李彭字商老公擇從孫也有日涉園集十卷劉
後村曰商老公擇尙書家子弟也東坡山谷文潛諸
公皆與往還頗博覽強記然詩體拘狹少變化彭有
題呂少馮聽雨堂詩碧澗寒侵屋幽雲夜度牆貪看
山入坐怪聽雨鳴廊苦乏陰鏗句聊登孺子牀非君
無汲引寄傲學潛郎

宋豫章有四洪朋芻炎羽皆黃山谷之甥也皆能詩

而位不顯鄴陽有三洪遵遵皆洪忠宣之子也皆能詩文而位俱顯當時臨川有三王南豐有三曾臨江有三孔有二劉亦極一時之盛

豫章徐俯字師川禧之子魯直之甥也七歲能詩山谷嘗曰洪龜父攜師川上藍莊詩來詞氣甚壯筆力絕不類年少書生意其行已讀書皆當老成解事熟讀數過爲之喜而不寐老舅年衰才劣不足學師川有意日新之功當于古人中求之耳後村劉氏曰師川豫章之甥然自爲一家不似涓陽高自標樹藐視一世同時諸人多推下之然集中不能皆善舊傳豫

章見師川雙廟詩勉諸洪進步今雙廟詩不存則其詩零落多矣師川在靖康中以名節自任呼婢曰故昌奴事其詩云直道庶幾師柳下不應四海獨詩名可謂實錄諸人所以推下之者蓋不獨以其詩也

師川有同曾戶部諸公尋梅對奕詩處處已收南畝稻閑閑還看北山梅果觴聊爾醅顏在對局怡然笑口開掃徑似知佳客至杖藜惟可數君來移松種樹鄱陽老章甫風帆歲一迴有庭中梅花正開用舊韻貽端伯詩羌笛何勞塞北吹江南何處不寒梅千林寂寂無人看獨樹亭亭對客開偏爲咨嗟惟爾念是

誰移種待君來縱留一曲安能唱恰似朝歌墨子迴
呂本中字居仁好問右丞之長子靖康初權尚書郎
紹興中賜進士第除右史遷中書舍人已而落職奉
祠少學山谷爲詩嘗作江西宗派圖行于世有東萊
集二十卷

夏倪字均父英公孫也有遠遊堂集二卷劉後村曰
均父集中如擬陶韋五言疊疊逼真律詩用事琢句
超出繩墨言近旨遠可以諷味蓋用功於詩而非所
謂無意于文之文也題漢陽郎官湖詩云太白當年
夜郎謫一尊聊與故人留南湖乞得郎官號從此名

傳五百秋又嘗與客泛舟載肥妓而飲濁酒其詩曰
蟻浮金椀濁妓壓畫船低

臨川汪革字信民宋紹興中省元有青溪詩集一卷
呂居仁序劉後村曰呂滎陽居符離信民爲教官從
滎陽學故紫微公尤推尊信民其詩云富貴空中花
文章木上癭要知真實地惟有華嚴境蓋呂氏家世
本喜談禪而紫微與信民皆尙禪學又居仁探梅呈
信民縞帶銀盃欲着塵小園幽樹已含春風流王謝
佳公子臭味曹劉入幕賓細朶定無塵土腕暗香猶
帶雪霜新刺摩枵腹搜奇句去惱城南得定人

汪信民嘗作詩寄謝無逸云問訊江南謝康樂溪堂
春木想扶疎高談何日看揮塵安步從來可當車但
得丹霞訪龐老何須狗監薦相如新年更勵於陵節
妻子同鉏五畝蔬饒德操見詩謂信民曰公學日進
道日遠矣蓋用功在彼不在此也

紫微詩話

臨川謝逸字無逸弟邁字幼槃皆能詩逸有溪堂集
五卷邁有竹友集七卷劉後村曰呂紫微評無逸詩
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按康樂一字百鍊乃出治元
暉尤麗密無逸輕快有餘而欠工緻幼槃差苦思其
台元暉者亦少然弟兄在政宣間科舉之外有岐路

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鬻其技至貴顯二謝乃老
死布衣其高節亦不可及予讀無逸詩曰貪夫蟻旆
磨冷官魚上竿又曰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彼豈
肯從岐路進邪

鄭都官作鷓鴣詩時人稱爲鄭鷓鴣謝無逸作蝶詩
三百首時人呼爲謝蝴蝶如云狂隨柳絮有時見舞
入梨花何處尋又云江天春晚暖風細相逐買花人
過橋

謝無逸詠春詩蒲芽荇帶繞清池錦纜牽船水拍堤
好是寒煙疎雨裏遠峯青處子規啼○曲欄干外柳

垂垂羅幙輕風燕子飛攔倚危欄思往事落紅縵亂
點春衣○萱蕊清頭春事休風吹萬點只供愁杜鵑
啼破三更月夢繞雲間百尺樓○院落簾垂春日長
懶晴天氣牡丹香細看月面天然白不及姚家宮樣
黃○門前楊柳暗沙汀雨濕東風未放晴點點落花
春事晚青芳艸暮愁生○夏詩竹風煙靜午陰涼
飢罷呼童啟北窗試拂橫牀供晝寢且容幽夢遶清
江○謝幼榮莫雨詩晚雨牆東暗綠槐清陰亭院鎖
莓苔委堦紅藥將春去貼水青荷與夏來○雨中謾
成詩東風渾作勒花寒寂寞林塘不受看玉版鷄翎

俱未識黎梢空有淚欄干

饒節字德操曾丞相布之客也性剛峻晚與丞相論不合因弃去祝髮爲浮屠號如璧善爲詩有倚松集二卷陳後山曰江西勝士與長吟後來不憂身陸沉謂德操也德操有春詩盡道春多雨傷摧花易空不知春態度尤在綠陰中

宣和末林子仁敏功寄夏均父詩云嘗憶七年接緒餘饒三落拓我迂疎溪橋幾換風前柳僧壁今留醉後書饒三德操也

饒三祝髮後嘗作詩勸呂伯恭專意學道云向來相

許濟時功大似類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藉
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瘳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好
賃夜窗三十刻胡牀趺坐究幡風

類伽西方靈鳥名

潘邠老嘗寄德操均父詩云文如二雅徒懷璧武似
三明却韞弓松檜參天西邑路時時騎馬訪龐公文

如二雅謂德操武似三明謂均父也後德操爲僧名
如璧殆詩譏邪

紫微詩話

韓駒字子蒼自布衣時有詩名著詩法名陵陽正法
眼曾端伯謂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
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王安國亦云文章格調須

得官樣若子蒼之文乃臺閣之文所謂官樣者歟宋
政和初召除正字終徽猷待制劉後村曰子蒼蜀人
學出蘇氏與孫章不相接呂公彊之入派子蒼殊不
樂磨淬剪截之功終身改竄不已有已寫寄人數年
而追取更易一兩字者故所作雖少而善○子蒼嘗
詩東風著物猶未驚忽聽林間鶉鴉鳴漱水生波先
泛泛燒痕破暖漸青青農家且喜春耕足未曉呼兒
飯黃犢誰家躍馬來探春却笑瀾醜啼布穀

黃岡潘大臨字邠老與弟大觀俱以詩名與東坡師
川友善山谷嘗稱之曰天下奇材也謝無逸嘗問邠

老有新詩否曰秋來景物件是佳句昨日得句云
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只此一句奉
寄無逸後作續邠老句三首滿城風雨近重陽無奈
黃花惱意香雪浪翻天迷赤壁令人西望憶潘郎○
滿城風雨近重陽不見修文地下郎想得武昌門外
柳垂垂老葉半青黃○滿城風雨近重陽安得斯人
共一觴欲問小馮今健否雲中孤雁不成行

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反照入江蘼石壁
歸雲擁樹失山村蘼字失字皆響五字詩第三字要
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皆響謂致

力處也

江陵高荷字子勉宋元祐中大學生也山谷與之詩云寒爐餘幾火灰裏撥陰何與高元矩皆與江西詩派燕山平獻凱歌除直龍圖閣有還還集二卷

山谷跋高子勉作詩以杜子美爲標準用一事如軍中之令置一字如關門之鍵而充之以博學行之以溫恭天下士也又跋歐陽元老詩此詩入陶淵明格律頗雍容使高子勉追之或未能然子勉作唐律五言數十韻用事穩貼置字有力元老亦未能也劉後村曰子勉親見山谷經指授記覽多如夢城詩押險

韻畧無窘態集中健語層出紫微公詩派乃以殿諸
人何耶

子勉答山谷詩四篇詩得裏蹄金妙旨初臨法語尋
要我盡除兒子氣知公全用老婆心平章許事真難
可付囑斯文豈易任感激面東垂涕泗高山從此少
知音子勉詩如此山谷乃許之以陰何置之干杜歐
不亦過乎

晁冲之字叔用有具茨集喻汝礪爲序冲之詩云男
兒更老氣如虹短髮何嫌亂似蓬欲問桃花借顏色
未甘着笑向東風劉後村曰喻汝礪所作序筆力浩

大與叔用之詩相稱余讀叔用詩見其意度宏闊氣力寬餘一洗詩人窮餓酸辛之態其律詩云不擬伊優陪殿下相隨于薦過樓前亂離後追書承平事未有悲哀警策于此句者

林敏功字子仁蘄春人年十六預鄉薦下第歸歎曰軒冕富貴非吾願也杜門不出者二十年該通六經貫穿百氏宋元符末蔡元度薦之不就徵政和中林震爲郡守謂同僚曰吾宗有隱君子出郊見之及還朝舉其隱德賜號高隱處士旌表其門子仁謝表云自是難陪英俊之遊何敢妄意高尚之事卧牛衣而

待且寒如之何搔鶴髮以興懷老其將至有詩文千
餘篇與其弟敏修共隱世號二林子仁有春日有懷
詩風雨收雲急日暮過窗微梅藥初迎鷓春溪欲染
衣形容今日是游衍昔人非節物關愁緒歸鴻正北
飛子來有張牧之竹溪詩幽間古城陰結屋清溪曲
溪流漣回映上有青青竹漫郎欣得之綠髮咏空谷
高風及前修勝趣隨遠矚惡客徒擾人立談非我欲
麾去甯汝嘆真意聊自足或言不當爾往往相謗讟
答云豈吾私恐作林泉辱源流別涇渭臭味同艸木
肯當百事勝容此一物俗獨餘嵇阮輩蕩漿戒臣僕

濁醪澆古胸日沒還秉燭僕忝瓜葛後意氣頗相屬
平生幾兩屐共老三徑菊行年事無定此計諾已宿
徑須買牛衣兒亦荷書麓從子竹間游溪魚剖寒玉
開封王直方字立之其高祖顯事晉邸至樞密使直
方喜從蘇黃諸名勝游家有園池娶宗女爲假承奉
郎自號歸叟年甫四十而卒有歸叟集一卷

李錞字希聲有集一卷官至秘書丞

楊符字信祖有集一卷其詩曰吏道官官惡田家事
事賢唐人得意語也

開封江端本字子之江端友子我弟也休復鄰畿之

孫其父懋相有遺澤子我以遜端本靖康初吳敏元
中薦子我召見賜出身爲京官後至太常少卿劉後
村日子我詩多而工江西派乃舍兄而取弟亦不可
曉豈子我自爲家不肯入社如韓子蒼耶

僧善權巽中靖安人落魄嗜酒有真隱集三卷

善權有夏詩急雨高槐暮微風新竹涼要須攜麈尾
來此據胡牀稍稍雲生砌低低月度墻平生興不淺
衰謝意俱忘

以上皆江西詩派中人然亦有未能詳者闕之可
也

蘇庠字養直有詩名清江曲云長占烟波弄明月坡
謂置太白集中誰疑其非元豐中居廬山與徐師川
同召庠不起二公對奕庠拈一子笑曰今日須還老
夫下此一着徐有媿色

饒次守與徐師川胡少汲謝夷李林子仁潘邠老吳
君裕楊信祖吳迪吉會飲于賦歸堂可謂一時之盛
潘賦詩云胡子雲中白崔林甥初發芙蓉吳十九成
雅奏饒三百鍊奇鋒南州復見高士東山行起謝公
吳生可斥南郡老夫寧附石崇冠蓋城南高會山陰
未掃清風客散日銜西壁主人不過樽空徐師川云

不工遂去一字爲五言至老夫附石崇坐客大笑

清江胡宗元有詩集黃山谷序畧曰君自結髮至白首未嘗廢書其胸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事也前莫輓後莫推是以窮于巨壑然以其耆老于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子弟門人次其詩爲若干卷

秦少游舟宿宮亭湖下夢美人稱維摩散花天女以維摩像求贊贊曰竺儀華夢瘴面囚首口雖不言十分似九應笑蔭覆大千作獅子吼不如博取妙喜似

陶家手

南豐曾阜字子山于子固爲從兄弟阜之子絃字伯容絃之子思字顯道阜常將漕湖南後家襄陽絃父子皆有官而皆高亢不仕楊誠齋序其詩以附詩派之後序畧曰伯容詩源委山谷先生顯道得其父句法伯容放浪江湖間與夏均父諸詩人游從唱和其題壁次韻見于均父集中者三十有二篇子每誦均父之詩云曾侯第一又云五言類玄度又云秀句無一塵想見其詩而恨不見也行天下五十年每見士大夫必問伯容父子詩無得傳之者今日忽得故人尙書郎江西漕雷公朝宗寄余以二曾詩集二編屬

序之披誦三過蔚乎若玉井之蓮敷月露之下也沛
乎若雪山之水寫灑瀕而東也琅乎若岐山之鳳鳴
梧竹之風也望山谷之宮庭蓋排闥而入歷階而升
者與伯容詩名臨漢集七卷顯道詩名懷峴集六卷

豫章詩話卷四終